

从“大话西游”到“魔童闹海”

——看三十年间大众文化的变迁

■文/李岩

2025农历乙巳蛇年新春,中国电影迎来“史上最强”春节档,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一骑绝尘,成为中国电影的现象级作品。在三十年前的1995年,中国电影也创作了一部影响巨大的现象级作品“大话西游”系列两部。文艺作为时代的先声,从两部电影的异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时期中国电影的创作特点,也能对三十年间大众文化发展变迁窥豹一斑。

两者异同分析

“大话西游”系列由香港导演刘镇伟执导,周星驰彩星电影公司与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由诸多当红明星联袂主演,于1995年1月上映。影片借助于孙悟空在保护唐僧西去取经路上一个梦境,以梦幻复调式的叙事结构,生动演绎了孙悟空在追求个人情感与肩负取经重任之间的心理困境,深刻阐释了凡人英雄、命运与抗争、自由与责任等命题。最终孙悟空自愿选择放弃个人自由与情感,在《一生所爱》的旋律中,心无旁骛地肩负起保护唐僧西去取经的重任。

《哪吒之魔童闹海》由饺子导演执导,汇集了国内动画电影制作顶级团队,延续了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情。魔丸哪吒与灵珠敖丙在天劫之后,为重塑肉身参加玉虚宫选拔,却无意间发现了无量仙翁的惊天阴谋,从而掀起了与无量仙翁的巅峰对决。在这个对抗中,哪吒发出了“小爷是魔,那又如何”“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等惊世之语。战胜无量仙翁之后,哪吒拒绝与敖丙一同归隐,直面自己魔丸的身份,“以前我一直在躲,在藏,直到无路可走,我才明白该如何面对这世界”“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若天理不容,便逆转这乾坤”……影片的内涵已然从“逆天改命”上升到了“打破规则”“改变世界”。

“大话西游”与《哪吒之魔童闹海》有诸多相似地方,比如:都取材于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对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都采用了幽默诙谐的表演方式,前者“无厘头”式的表演风靡一时,哪吒的搞笑桥段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也都契合了当下大众文化发展特点,取得了极大成功,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当然,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比如不同的类型,前者聚集了周星驰等一众大牌明星精彩演绎的神话故事片,而《哪吒之魔童闹海》则是诸多新技术得以应用的神话动画片;再比如不同的市场表现,前者是低开高走,甚至一度票房惨淡,后期才逐步为观众所接受,而《哪吒之魔童闹海》则是高举高打、票房一路长虹;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作为获得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级电影作品而言,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折射出三十年间不同的大众文化状态。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在菩提洞中自证菩提,了却凡心魔欲,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取经的道路。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却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勇气发出了“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质问,反抗了魔丸的命运。面对命运的安排,在认命与抗争之间,“大话西游”与《哪吒之魔童闹海》显示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即便强如孙大圣,也终究没有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完全不同的选择却都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同,其背后是三十年间大众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差异。

从“认命”到“抗争”

1995年,彼时中国正处在80年代以来的西学热逐渐降温的特殊历史节点,经历了漫长的西方文化的浸润,大众文化层面在文化归属感上日渐迷茫,甚至无所适从。正如“大话西游”所讨论的“到底要追求个人情感还是勇于担当取经重任”“到底是作个享受人间福乐的强盗头子还是作个盖世英雄”等等。彼时的大众文化领域,在传统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织中陷入了

迷茫。在把现代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把中华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大众文化范式与非此即彼的文化语境之中,既然在西方文化中无法获得归属感,那么可供选择的只有重回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大话西游”在表演形式上呈现出“无厘头”的荒诞感,但其文化内核却正是这样一部重回传统价值的传承、坚守与担当。

三十年后,大众文化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认知逐渐清晰明确,特别是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开启全新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清晰明确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不等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也不等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以走出一条自身的现代化之路。积极主动地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使命之路,是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不论《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作者是否自觉,但是他们无疑加速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所以,相较于“大话西游”,哪吒的创作显然具有更广阔的理论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大到质疑、讨论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命”。

试想,如果“大话西游”中孙悟空抗争命运,最终选择放弃取经重任而与紫霞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当年的大众文化认知框架之下,那就不过是一部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的爱情故事而已,无法折射出那个时代大众文化对传统与现代的挣扎与纠结。反过来说,如果《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最终选择归顺而非反抗,那就不过是受困于传统价值而无法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困囿。这种抗争在当下具有更多的正当性:如果没有这种抗争,就共情不了当下国人内心深处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既不想奉西方价值为主,又不想在传统价值中画地为牢的冲动,是想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现代中华文明的冲动。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哪吒之魔童闹海》也是一部主旋律大片的代表作品,它深刻契合、反映出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大话西游”系列两部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大众文化从三十年前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中懵懂觉醒,如今已经走到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道路上昂首前进。哪吒必须抗争,一如孙悟空必须认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三十年前的责任是重回传统,是传承、是回归,三十年后的使命是让传统文化开新,是创新、是创造。

“大话西游”与《哪吒之魔童闹海》都是聚焦中华传统文化命题的电影作品,核心内容就是对“命”的讨论,这里的命有天命、命运等诸多内涵。关于命,始终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对当下大众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文化命题之一。孔子强调:“不知命,无以君子也。”《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 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更是对“天命之谓性”进行了阐发,提出了至善的“天命之性”的说法。从大众文化的发展逻辑来说,《哪吒之魔童闹海》直接实现了对“大话西游”的接续,深化、扩展大众文化层面对“命”的讨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居斯塔夫·勒庞在其代表作《群体心理研究》中强调,“每种文明都来自一小部分基本观念,它们很少更新”“对于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这些信仰的诞生和灭亡都意味着它的历史高峰,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大话西游”中的认命还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抗争,都聚焦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也都是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尝试,尤其需要善加呵护、善加引导。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外国人都爱看哪些中国电影?

■文/周舟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电影票房榜单的“爬榜”成为国人关注焦点,有网友戏称为“升国旗”。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输出地,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北美留给美国之外影片的空间小得可怜,史上只有《卧虎藏龙》一部华语影片票房超过1亿美元关口。韩国影片《寄生虫》(2019年5月5日美国上映)5385万美元,日本影片《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2021年4月美国上映)4950万美元,印度影片《巴霍巴利王2》(2017年4月美国上映)2018万美元,可知《卧虎藏龙》的北美票房堪称奇迹,基本上5000万美元就是外国影片在北美的硬关卡。另有两部看起来很貌似中国电影的影片,都有成龙出演,《功夫梦》美国票房1亿7659万,《功夫之王》5208万美元。主要制片资金来自国外,导演是外国导演,主要语言为英语。

在欧洲在好莱坞电影发行网高密度覆盖多年后,电影消费审美与美国同质化严重,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也几乎紧跟美国的“指挥棒”,亚洲各国离中国更近,跟中国的真实接触更多,且自古以来一直浸染在华重大文化圈中,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较之欧美就要多元丰富一些,也各取所需,联合制片对争取这些国家的市场是较大的加分项。总之,历史与功夫仍是中国文化产品最亮眼的标签。中华几千年来灿烂文化与积淀多年的功夫视觉奇观是全球电影市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异质性的存在。这些别的国家偷偷偷来的祖传宝贝,我们也不应舍弃搁置,不如旧瓶装新

酒,用历史、功夫的旧船运载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其次,好莱坞的强大,发行更甚于制片。全球票房榜名列前茅的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功夫》身后站着好莱坞传统大制片厂——哥伦比亚,《英雄》的北美发行商是发行业新贵,也是将海外影片引入北美市场的最强操作商——米拉麦克斯。1948年派拉蒙法案之前,好莱坞各制片厂都已形成从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派拉蒙法案后,各制片厂被迫于反垄断法的压力,保制片,放弃了发行、放映,其实暗度陈仓,仍以并购、控股、联营等各种方式隐形操控发行、放映环节,美国电影市场看似一块不设壁垒的自由之地,其实透明保护罩下,依然水波不进。从非美国大发行商发行的中国影片海外票房可见,好莱坞各发行商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范围。中国影片想在海外拓展更大市场,提高制片质量之余,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好莱坞覆盖全球发行网上撕口子,我们与好莱坞的竞争,不仅在制片,更在发行。

华莱坞征战海外市场,明星是至关重要的吸引力。对于海外观众来说,了解华语影片内容的途径和窗口欠缺,一张熟悉的明星脸能

在第一时间锁定他们对影片的关注。强调一下,这里的明星是指好莱坞“明星制”特指的“明星”,而非我们日常所认为的“熟脸”。好莱坞“明星制”的“明星”,是跟特定的某种卖座类型深度捆绑,以多部大卖的此类型前作为号召,凭借他(她)在海报上的一张脸、一个名字就能引发观众对上映新片的想象与期待,并直接拉动观众进影院观看。如约翰·韦恩之于西部片,玛丽莲·梦露之于爱情喜剧片,汤姆·克鲁斯之于动作冒险片。明星与类型、与票房是高度捆绑的,以这种标准,我们中国内地符合者,寥寥无几。

中国影片的海外推广可以这些历史成绩为参考,但不应为其所桎梏,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不会有,能上榜的这些选手自身过硬是一大因素。但还有一层因素,它们无疑是海外发行商选择的结果。海外各市场的发行商在选择引进、发行哪些中国影片时,其实已发挥了大众传播中的“守门员”作用,市场考量是第一因素,但意识形态、国家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重滤网。正如马丁·斯科塞斯在控诉好莱坞时说,看似没有审查,但以是否投资事实完成了对影片项目的审查。但需求不仅仅只能供应和满足,也可以加以引导与拓新。中国的日益强大,海外观众需求的增大也会倒逼选片发行商修正自己的选片标准。

《熊出没·重启未来》：末日科技中的温情救赎

■文/金子琪



近年来,国内科技领域发展迅猛,但科幻类动画作品相对匮乏。在此背景下,《熊出没》系列电影持续深耕科幻与奇幻题材领域,《熊出没 重启未来》作为该系列电影的11部作品,也是“科幻五部曲”的终章,以“穿越到100年后”的科幻设定为框架,通过“孢子危机”这一末日隐喻,将观众带入一个生态崩溃、科技失控的未来地球。通过光头强、熊大、熊二与小亮共同拯救地球的故事,通过情感纽带传递出温情与救赎的主旋律,为科技伦理与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艺术反思。截至2025年2月25日,影片上映28天,已经突破7.65亿元票房,这也再次证明了《熊出没》系列在国产动画电影市场中的强大号召力。

《熊出没 重启未来》通过“孢子危机”隐喻科技无序发展对生态与伦理的冲击,以动画形式引发观众对科技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在科技已经深入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其迅猛生长不仅带来了文明的繁荣,也催生了生态的疮痍与伦理的迷途。影片中设定的“孢子危机”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直白呈现,更是对科技无序发展带来的伦理失范的一种隐喻。孢子植物的肆虐并非自然的无端侵袭,而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的直接后果,守望城的钢铁森林与孢子植物的七彩狂想,构成

了科技与自然的双重变奏。该片在这一背景下,展现了光头强、熊大、熊二与小亮的冒险历程,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拯救行动,更是一次关于反思与成长的旅程。影片充分利用动画媒介的优势,在科幻和冒险的包裹下深刻反思科技发展对生态的侵蚀与伦理问题的挑战,在打造适合全家观影的动画电影方向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在经历了科技失控与生态崩溃的种种冲突后,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理性和人性化的视角——通过科技与自然的冲突与共生,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熊出没 重启未来》的设定中,未来地球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孢子植物的肆虐威胁到生态系统的稳定,而科技作为拯救世界的工具,既是破坏的源头,也是复苏的希望。守望城作为人类在末日危机下最后的生存空间,像是拥有生命的叙事主体,废墟之上满是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刺痛,蒙太奇的魔力让废墟成为时间的解剖台,文明的断层与生态系统的脉络在此赤裸相见。每一处残垣断壁,都是文明与生态的对话,每一片锈迹斑斑的金属,都是科技与自然的和解。最终,守望城不再是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战场,而是一个共生的家园;科技不再是破坏的工具,而是修复的力量;自然不再是威胁,而是生命的源泉。影片通过冲突与共生的并行叙

事,向观众传递出一个深刻的解决之道:科技与自然可以共生,即使在科技与自然的巨大冲突面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作为《熊出没》系列的最新力作,影片延续了该系列电影以正向情感价值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以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作为情感行动线,这种情感纽带的强化使科幻元素外,更加注重亲情与友情的表达,以情感为核心展现了科技与情感的双重救赎,不仅引导观众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更赋予生态保护主题更深层的道德意义。尽管《熊出没 重启未来》从视觉效果和科技设定上展示了未来社会的宏大叙事,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对人物间情感的描绘。光头强、熊大、熊二与小亮的团队合作与深厚的友谊,成为情感表达的核心。特别是在最终的拯救行动中,这种情感纽带的强化使得整部影片在传递生态保护主题的同时,带有强烈的道德救赎意味。影片高潮小亮被一次次击倒,最后强大的意志力爆发逆转时局,宛如《弗兰肯斯坦》的重写,他像一片在狂风中挣扎的落叶,始终不肯坠落,最终的逆袭不仅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情感的救赎与重生,这场科技与情感的交融,是一次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次对过去的告别。在影片的结尾,随着“帝王袍”

被成功摧毁,地球重现山川河流,这些画面也不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对《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阐释。

当“帝王袍”炸开的瞬间,银幕上炸开的不是特效,而是塔可夫斯基所说的“雕刻时光”的碎屑。那些在废墟上舞蹈的数字化植被,既是启示录的余烬,也是艺术家笔尖在虚空中的划痕。《熊出没 重启未来》证明,动画的终极使命并非模仿现实,而是用想象力重铸现实的骨骼,它让商业与艺术在赛博森林中完成交媾,诞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圣婴。

《熊出没 重启未来》的成功不仅体现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深度嵌入与普遍应用,也反映出系列电影在IP打造与电影工业体系下的成熟运作。作为国产动画电影的经典IP,《熊出没》系列通过持续的内容创新与技术升级,满足了受众多元的情感需求,片中对未来科技的想象与呈现,既是对现实科技发展的映射,又有对科技伦理与生态保护的深刻反思。影片在动画的表现外壳下对现实问题进行追问,这种艺术表达与现实观照的双向互动,不仅拓展了国产动画电影在主题深度与叙事维度上的多元化探索,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范式。